

北 查

人 无

于 旦 人
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非外借

北
江

北
江

查——无——此——人

于是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查无此人/于是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7

ISBN 978-7-02-012872-3

I. ①查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0643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李 殷
封面设计 好谢翔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00 千字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
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2872-3
定 价 49.9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烟火债·很少的事·枯荣之心

张怡微

许多年来，于是的主要职业更像是一个文学翻译。尽管她曾以畅销小说名世，主打都市言情。在文学与网络相遇伊始，许多人都读过她的作品。

于是从事过许多工作，写过很长时间的专栏、评论。与都会生活中许多独立女性一样，她拥抱自我、热爱旅行。但历经时光砥砺，终于又回到小说写作中，契机却源于父亲的一场病。

在父亲被确诊为“阿尔茨海默症”之后，于是的生活惯性被打破了。和父亲单独相处的时光，孕育了《查无此人》这部小说，而直至这本书真正完稿、出版，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。疾病突然创造了负担与责任，但换

一种方式来想，也许是父亲又将是拉回到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中。《查无此人》令她仔细爬梳了父亲的来历，其实也就是自己的来历；找寻到遥望祖辈的乡愁，其实正是检阅现世的哀愁。也令她从一个都会女性，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女儿。

“我不再是我。”

她借由小说人物“子清”在故事中自陈。

“她甚至怀疑，命运要她把前十年欠下的烟火债一次性还清。”

《查无此人》被分割成不同时空。一是父亲的身世，出身于东北，一个乱世商人家族；另一个则是女儿子清的内心生活。身世越来越完整，离别就越来越切近。从子清的独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女生举重若轻地介绍着自己的前半生：“我有一个安分的童年，姐姐远嫁加拿大，大学时母亲亡故，两年后父亲再娶，毕业后我独自生活，没有固定单位。父亲和母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，再也没有离开，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到退休，无波无澜。续弦后他和女方一家住在一起，每年我大概会过去看几次。父亲三年前中风跌倒，同时被宣判得了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约一年前就叫不出我的名字了。就这样。”

显然，“就这样”不足以生成一部创作的根基。所谓“烟火债”，更像是子清对于复杂的身世、离散的阴影及捡回一个没有记忆的父亲时的无奈、惶恐、不习惯的浅

浅应答。子清的善良、乐观包裹着敏感脆弱的内心，残酷的命运横陈眼前，在审美和批判之间，她选择了吞下难以细表的苦衷，一头栽入对新的日常生活巨细靡遗的描述和接受，以期缓解内心的种种丧气与哀凉。

女作家书写“父女关系”是一个经典的母题。如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、茱帕·拉希里的《不适之地》、又或者李翊云的《千年祈愿》……父亲象征着权威、尊严、品德，女儿对父亲的爱看似简单却又深厚，看似隔阂却又温柔。父女之间，既是男女，又是长幼。如戴锦华所说，在“父亲情结”之中，潜藏着的不仅是潜意识和欲望的诡计，而且是女性现实困境与生存困境。

在父亲丧失的记忆之后，子清反而夺下了父女生活的话语权。那个被继母还回来的父亲，在她的引导下一点一滴完成日常生活。这本身很反讽，全部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，但温馨居然是真切的，悲伤也是。子清心里明明白白，她的付出不会有人真正懂得，也不会有人认真记得。父亲的疾病与离开，照耀她的孤独，这种孤独令他生前的出走、破坏都可以显得是打发时间的小事。对于子清而言，病魔险恶过任何一个陌生女人，与子清拉扯、搏斗。子清的孤独、骄傲，只能令她假装虚与委蛇，“她挽着他，像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小老婆，决不允许他离开自己半步，决不信赖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她挽着他，也像一个耐心的早教老师循循善诱……只有她永远是父亲的女儿，这一点无可改变。”所有人都离开了父亲，但

是子清不能。子清知道这个世界上“还有一些人走失了，却没有人去寻找他们”，但她做不到。那是一位女儿童年以后，一位父亲晚年以前，被生生挖去一大块的残破生命史。

小说开篇，子清说起父亲的一生，“和我们一样，做了很多事，但不一定很重要。”小说末尾，“她们每天都好像去很远的地方，但只做很少的事，很累地回家。”洋洋洒洒一辈子，可以说出来的事却显得那么苍白。父亲零碎的一生在原乡亲眷们口中，像碎片一样降落。只有子清知道，唯有内心的野兽是父亲交给她的血脉、遗产，谁也夺不走，因为他生养了她。

“查无此人”这个题目很严酷。闺阁之间，昭旷之原，都不再有父亲这个人。世界、世间都像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样，将普通人的欢喜哀愁一并忘却。像于是自己说的，“一代人离去，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，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。”

有情的人，情何以堪。

献给每一代出生入死的凡人

遗忘完全可以是一种记忆的一种深沉形式。

——博尔赫斯

目 录

冬	1
春	87
夏	151
秋	267

后记	337
----	-----

冬

百堂·1945

张作霖威震东北的时候，百堂还小，一家四口坐拥五十亩地，算富裕人家，日子很清静。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家家户户交份粮，老王家所在的屯子又小又偏，竟也是好运，能在战事中躲过几劫。反倒是俄国兵过来打日本人时会在中国人的村里奸淫、杀伤、抢劫，吓得家家户户闭门关窗，姑娘家万不得已要出门，都得先用炉灰把脸抹黑，再用帕子蒙住脸孔。

百堂祖籍山东，祖上是明末大饥荒时逃难到辽宁省的。逃难人家没有家谱，只有被饥饿阉割的记忆，一代代相传的是对饥饿的恐慌，到了百堂这代，渐渐不信任农夫的天命，靠天吃饭太冒险，更何况时局动荡。百堂知道张作霖当年闯荡江湖就是先做买卖，再入绿林，所

以也好商，不甘心种地，早早成了婚，心思就野了，加上天生能说会道，就从肇东等地买进几十匹马、骡、驴，车上堆满高粱和苞米，和人家谈好交易，一次运几个火车皮，拿回村镇市集去贩，一来一去能挣不少钱。但这钱不好挣，因为那是一条跨越日占区、国民党区和共产党区的路线，东北匪帮猖獗，任何一个地点都可能遭劫。

百堂知道危险，所以在市集上买了一把小土枪，谁知当天就有胡子来抢，瞄上老王家有地产，还做小买卖——那时，老王家的田能产几万斤粮食呢。好在老屋没有后窗后门，高屋架，长条炕，特别能藏人、躲人。百堂被堵在屋子里，空放了一枪，惹来外面一阵枪声，最后，百堂大吼一声，报上一人的名号——乡人不知那是谁，但胡子不战而退，可见是知道的。那人是兵团里的军官，也就是罩着百堂做买卖的关系人，那几年里，从百堂手里拿过不少好处。

大儿子世元十九岁就成婚了，娶的是富农家的姑娘，比儿子大三岁，因为白俄进村，怕姑娘家被糟蹋，赶紧嫁，所以百堂一分钱没花，媳妇娘家还倒贴了三袋麦子。

渐渐地，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知道百堂的名号，屯子里的乡亲也都知道百堂的口头禅：坐椅子的比卖力气的强，做买卖的比种地的强。简而言之，要读书、做官、经商，不要做农民。做农民不但看天吃饭，还要受各路人马的欺辱。

其实，百堂最清楚农夫受的苦。反倒是那些只知道

务农的农民安安静静地过日子，未必有觉悟。东北三省解放时，国共两军交战，但没打到这个小屯子里。1945年解放时，县城里有庆祝活动，但敲锣打鼓也传不到这个小屯子里。屯子里总是安安静静的。再往后，村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在农民的世界里，天下大事也都是道听途说。

百堂一口气生了八个孩子。

老大世元油滑，心里精明，嘴上不说，最爱哭，百堂并不信任他。每次去市集做买卖，百堂总是带着老二世魁，因他寡言但牢靠，也不惹事，光靠听看父亲做事就学会了做买卖，很快就能独自把家里省下的口粮拿到市集去卖，或是空手去，从东头买，到西头卖，每斤赚个五分钱，一两个月下来就能凑够一学期的五块钱学费。老二还跟百堂抱怨过一次，说大哥好赌，赢个一分两分的，就让他塞在帽檐里藏好，没几天就说钱少了，老二觉得太委屈。

老二总是和老三世祺扎堆，因为岁数够得上，一起上学下学。有一次，屯子里一家破孩子站在高墙里的土垛上朝他们扔土块，老二先是忍，叫老三也忍，忍了几天，哥儿俩都火了，决定用石头还击，一砸一个准，结果把一个孩子的人中砸破了，扯嗓号哭引来了家人，去乡里的医疗所缝了两针，吵着要老王家赔偿。那时是夏天，老二老三吓得一晚上没回家，躲在高粱地里，倒也不冷，只怕回家一顿暴打。百堂媳妇半夜三更在地里找，

竟给找到了，嗔怪地说，快回家，爹等着。百堂自然是打点了那户人家，摆平了此事，但没有打骂老二老三，哥儿俩很纳闷，寻思了好多年。其实，百堂心里没纠结，儿子被人欺负，知道忍让，也知道还手，更知道犯了错要躲闪，这就够了。百堂打心眼里喜欢老二的明理、老三的跋扈。

老实说，这家人在屯子里挺霸道，没人敢欺负，因为哥儿几个人多，老三还特别横。有一回，闺女在后村被人打了一下，七个兄弟召集了半个屯子的人去干仗，把对方教训得服服帖帖。百堂觉得，这也挺好。

唯独老四世全让他担心，四岁半才开始说话，连老六都会咋呼了，他还在哼哼唧唧、连比带画。百堂想，要是个哑巴，就留他在家种地吧。想想又不甘心，问了问邻村的活神仙，说名字没取好，全，太满太好了，不如卑微些，改成泉。百堂回家宣布，老四改名了，但念起来一个音儿。就是因为一个音儿，没人惦记这事。

这孩子从小就内向，别人没事儿也不使唤他。老四读到小学二年级都没开窍，成绩很差，初中都没考上，复读了一年。这时候反倒有了点儿文质彬彬的样子，和兄弟们不一样。就说那年冬天的事儿吧：几个孩子在后屯子结了冰的池塘上溜冰，照例是别人家的兄弟和他们几个打打闹闹，这老四不知被谁推了一下，也可能是自己绊的，突然仰面跌倒的冰面上，一声不吭，不喊痛，四仰八叉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别人家的孩子怕惹事，